



前世，你为他众叛亲离；
今生，我为你画骨重生。

画骨



画骨

HUA
GU

苏诀——著

苏诀
著

下

画

HUA GU

骨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骨 : 全二册 / 苏诀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8

ISBN 978-7-5596-0765-2

I. ①画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79193号

画骨：全二册

作 者：苏 诀

责任编辑：咎亚会 夏应鹏

封面设计：46设计

版式设计：刘 宽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590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44印张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765-2

定价：59.80元 (全二册)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有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• 目 录 •

第三卷 八重樱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樱妖绯悠闲 | 002 |
| 第二章 | 繁华笙歌落 | 036 |
| 第三章 | 迤迳泼茶香 | 068 |
| 第四章 | 江山日暮远 | 106 |
| 第五章 | 皎皎月中天 | 140 |

第四卷 千秋雪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风情花月浓 | 180 |
| 第二章 | 韶光日月浅 | 198 |
| 第三章 | 烽火照西京 | 241 |

第五卷 战长离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故人凌帝襄 | 278 |
| 第二章 | 魔女战姝好 | 296 |
| 第三章 | 决战神女峰 | 317 |

番外 长离

352

第三卷 八重樱



十里笙歌轻欢场，
寂寞烟花一世凉。

第一章

樱妖绯悠闲

辗转水路十几天之后，将近深夜，他们才回到明月居。

几个月不见，明月居的景致萧条了许多，树叶枯黄，簌簌地向下掉着叶子，莲池内的荷花已经凋谢，只剩下几根荷叶梗子矗立在水面之上，一派初冬的景象。

云皎和云初末绕过莲池很快就到了庭院，望着前方的情景顿了脚步，二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。不远处的屋檐下挂着十几盏大红灯笼，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着，微弱的光影倒映在水池中，晕出了一片绯红，一幅诡异而又美丽的景象。

他们向前走了几步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几乎是在同时，他们的目光锁定在屋顶之上，昏暗的夜色中，依稀可以看到那里躺着一个女子。

云皎顿时心生诧异，莫不是趁他们不在，有人闯进明月居来了？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，明月居的结界与云初末紧密相连，若是有人强行破除结界，他不可能会不知道，除非这个女子与云初末有着某种关联，结界感受不到威胁，于是就主动放她进来了。

正思索间，云皎忽然听到一阵笑声，像是清脆悦耳的银铃，回荡在寂静的午夜。再次抬眸看去，只见那个女子已经坐起了身，悠然而慵懒地靠在屋脊上，单手撑着头，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微笑，准确一点儿说，是注视着云初末微笑。

她的身侧顿时升起血红的灵力，在夜空中凝聚成十几只赤红的蝴蝶，翩然飞舞在她的周围。然而下一刻，它们又像是受到了什么指引般，在夜空中迅速地成长变大，露出湿热血腥的獠牙，疯狂地朝他们扑了过来。

云皎打了个激灵，连忙躲在云初末的身后，只见云初末不紧不慢地挥挥手，几道紫色的光辉划破夜空，将那些蝴蝶瞬间劈成了两半，最终消逝在黑暗中。

那女子掩袖轻轻地笑了，足尖轻点翩然掠下屋顶，轻盈的身姿落在他们面前，她伸手在云初末的脸上捏了一下，语气似是在抱怨道：“开个玩笑嘛，干吗这么认真？”

云皎瞪大了眼睛，要知道，过去的一百多年里，无论多么强大的妖魔鬼怪，都没有一个胆敢上前捏云初末的脸。当然人家只是来明月居画骨重生的，也没有那个闲心和兴致去捏他的脸，可是……连她都不敢的好不好？

云皎以一种近乎崇拜的目光望着这个女子。这女子身着一袭赤红的衣裙，容颜妖冶诡艳，眸光潋潋，倒映着月色的幽凉，及腰的长发仅用几支黑羽绾着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有种惊心动魄的美丽。此时她的视线紧紧锁定着云初末，红唇嫣然荡开在午夜中，邪魅妖艳，宛若悄然绽放、勾人心魄的罂粟花。

云初末与她对视了一下，立即扭头道：“此人多半有病，不用理她！”说罢，绕过那个女子，拉着云皎就往屋子里走。

那女子身形一闪，挡在了他们的面前，她望着云初末的眼神里充满了委屈和哀怨，很是无辜地道：“长离，见到姐姐竟然都不知道问候一声吗？”

她的身上泛着冷冽的幽香，却又沁人心脾，发间的黑羽依次错开，妖艳之中又有几分尊贵孤冷的味道。云皎望着她很是吃惊，她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女子是灵，而且是一个修为很高的灵，不过令她感到吃惊的却不是这个——

云初末，有个姐姐？

云初末这个人，向来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即使对方是他姐姐也不例外，他望着那个女子的目光疏冷，没有一点儿亲昵的样子，就连语气也很不好：“是谁放你出来的？”

那女子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声音像是静静划过潭水的轻羽，美丽的容颜蛊惑而妖魅，偏偏又带着孩子气的天真。她的双手背在身后，微微仰起脸像是撒娇般：“你猜？”

云初末眯了眯眼睛，注视着眼前的女子，竟有些警告的意味：“在我动手之前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，现在就怎么回去。”

看到弟弟竟然一点儿都不在乎自己，这女子撇了撇嘴，神情越发凄楚动人，不过好在从前受到的冷遇太多，她很快就从消沉中恢复过来，并且注意到云初末身边的云皎，一双漂亮的眼睛放着光：“咦，好有趣的小丫头呢，是留作食物吃的吗？”

说话间，她的手已经朝云皎伸了过去，云初末眼疾手快地把云皎拉到身后，挺身挡在前面，他的脸色沉郁，连语气都冷了不少：“阴婉嫫，看起来你急着想死呢！”

阴婉嫫又撇了撇嘴，讪讪地缩回手，板着脸似乎很不高兴：“长离，你这样护着一个小丫头，让我这个做姐姐的好生吃醋呢！”

云初末的神情在夜色中有些晦暗不明，他的语气疏冷，越发地警惕且充满敌意：“我再问一遍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”

阴婉嫫轻轻笑了，似是沾沾自喜般：“这个啊，是我自己出来的啊，你们都不在，留下我一个人多孤单。”

云皎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，虽然还是很害怕，不过念在对方是云初末的姐姐，心下稍微宽慰了一些。她灵动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，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女子，突然发现对方也在漫不经心地含笑看着她，又连忙受惊地缩了回去，心里直打鼓，生怕这个灵会把她当作食物吃掉。

阴婉嫫顷刻被她逗笑了，语气悠然而慵懒地道：“小丫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方才是同你玩的，嗯……长离可以给我做证，我从来都不吃人的，只会跟他们做好朋友。”

云皎讪讪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战战兢兢地问道：“姐姐，你要不要进屋说话呀？我们可以坐下来喝喝茶，聊聊天，顺便谈谈人生。”

阴婉嫫手指抵着下巴，很认真地思考了这个建议，紧接着又摇了摇头，不晓得有多么遗憾：“不了，我一会儿就要走了。”她顿了顿，看向云初末的眼睛在笑，像是讨好一般，“我知道在人类的世界里，不请自来是不礼貌的，所以我在屋外等你一个多月。”

云初末面无表情地扯了扯唇角：“所以？”

阴婉嫫再度受到了冷遇，她很委屈地撇了撇嘴，伸手搂住云初末的脖子，软语喂哺着：“你都不会想念我吗？我可是你姐姐！”

面对姐姐的刻意讨好，云初末的表现很是淡定，他的语气不变：“在我动手之前，把你的手拿开，否则左手慢了左手断，右手慢了右手少一半。”

阴婉嫫迅速地把手缩了回去，哀怨地注视着云初末，忽然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，又轻声笑了起来：“我来是要恭贺你一件好事。”

云初末面无表情，语气很干脆：“说。”

阴婉嫫不紧不慢地捋着鬓边的发丝，悠然道：“我路过妖林的时候，听说绯悠闲那个女人正在到处追杀你，嗯……应该很快就会到这里来了。”

云皎望着阴婉嫫差点儿惊掉了下巴，弟弟被人追杀，这是值得恭贺的好事？这位确定是亲姐姐？只听云初末冷哼了一声，阴阳怪气地答：“还真是值得恭贺呢！”

云皎很是消沉地叹了口气，顿时觉得无比汗颜，嗯，还真是亲姐姐。

阴婉嫫还想上前去捏云初末的脸，但一想到他刚才的威胁，又很识相地缩了回去，只是掩面做出哭泣的样子，痛不欲生道：“绯悠闲那个女人修为这样高强，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，若是你出了意外，我这个当姐姐的，以

后可如何活得下去？”

云初末闻言冷哼道：“口是心非。”

话音刚落，果然见阴婉嫔欢天喜地地笑了起来，看着云初末，漫不经心地轻念着：“好啊，那我就期待你被绯闻悠闲杀掉的那天，到时候，姐姐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”

云初末斜了她一眼，没有吭声，拉着云皎迈步往屋子里走。而庭院里，红衣女子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诡艳妖娆地轻笑着，潋潋的眼眸中却清冷分明，赤红的灵力肆虐，她的身形悄然消失在夜色中，很快不见了踪影。

阴婉嫔的到来，并没有打破明月居的平静，他们还是一如往日那般生活，丝毫没有因为云初末被谁追杀而扰乱了眼下的安宁。

回家的感觉优哉游哉，至少云皎不用再风餐露宿，为生活质量发愁，连觉也睡得特别香甜。第二天清晨，她精神抖擞地去云初末的房间。太阳都已经变得金灿灿的了，他居然还没有起床，云皎便恨铁不成钢地上前叫他：“云初末，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，你居然还不起来！”

她伸手撩开床帐，只见云初末迷迷糊糊地从被褥中钻出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小缝看她，又懒洋洋地缩了回去，顺势翻身打了一个哈欠，背对着她，闷闷地道：“不要！”

其实云初末一直有赖床的毛病，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，云皎每天都要花费大把力气与他的瞌睡虫作斗争，不然他准能睡到日上三竿，再拖拉到太阳西沉才肯慢吞吞地爬起来，可怜兮兮地到厨房里找东西吃。倘若一个姑娘家有这个特征，人家还会觉得可爱，可是他这个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，也不知道是妖还是邪魔的大浑蛋，当真让人有种想要揍扁他的冲动。

云皎倾过身去，伸手去拽他的被子，企图把他闹起来，不料云初末反手一揽，把被子紧紧抱在怀里，还很有先见之明地伸出一条腿，死死压住了被子的另一头，困倦地打了一个哈欠，侧躺在床上睡得雷打不动，任她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拉不动分毫。

见他还不愿意起来，云皎索性直接跪在床榻上，用力摇晃他，探出脑袋去喊他：“云初末，云初末，你还要不要吃饭了？”

云初末皱了皱眉，随即翻了个身，躺在床榻上望着云皎，问道：“有没有不用起床、不用洗漱就可以吃的饭？”

云皎听此，立即愤愤地道：“我看你还是饿着比较好！”

她气呼呼地往后挪着，准备从床榻上退下去，不料云初末却很恶劣地挥开她支撑身体的手，她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突然一花，瞬间就被云初末压在了身下，阴柔精致的眉眼近在眼前，还带着若有若无戏谑的笑意，伸手抚上了她的脸：“眼前就有一个。”

想起昨天晚上阴婉姘的话，云皎大惊失色，手指哆哆嗦嗦地去推云初末，委屈得都快哭了：“云初末，我可以给你做饭、洗衣服，还能帮你施法，替你煎药，我可以做那么多事情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吃我……”

云初末一怔，他的笑容在脸上瞬间荡开，跟朵太阳花儿似的，手指轻轻抚过云皎的脸颊，似乎没好气道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

他站起身顺手拿过架子上的衣袍，便迈步朝着外室走去。云皎也赶忙站起来，屁颠屁颠地跟上他的脚步，神色严肃，好像在说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般：“可是昨天晚上，那个……那个姐姐说我是食物！”

云初末闻言顿住了脚步，他转头看向了云皎，沉默了片刻：“不是。”

听到他的话，云皎顿时优越感十足，并且得寸进尺、蹬鼻子上脸地问：“那我是什么？”

盯着她喜气洋洋的脸和满怀期待的讨好表情，云初末默默斟酌了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出言打击：“显然，你只是宠物。”说完，一脸坏笑地迈步离开了，肩膀笑得一抖一抖的，看上去要多猥琐就有多猥琐。

云皎怔在原地，片刻后反应过来，气得想跺脚：“你你你……云初末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云初末迈过门槛的脚一顿，他的唇角勾起暖暖的笑意，细不可闻地说了

一句：“笨蛋……”

眼前是卖相极好、热气腾腾的粥和芙蓉包子，云初末已经洗漱完毕，迈步来到庭院的石桌边，掀了掀衣摆，气定神闲地坐下来喝粥。隐约感觉有道视线在盯着自己，他将手里的碗移开了一些，正对上云皎直勾勾的眼神，没好气道：“干吗？”

云皎双手撑着脑袋，正望着云初末失神，忽然听到他的询问，不由得机灵了一下，眼珠一转，露出最讨人喜欢的笑脸：“云初末，你觉得今天的粥怎么样？”

云初末淡淡地瞥了一眼，看向她点点头：“很好。”

闻言，云皎沾沾自喜了好一会儿，有些心虚地问：“你确定是很好，而不是非常好吗？”

见到云初末逐渐深沉的表情，她立即坐直了身体，神情甚是严肃：“我说着玩的，你一点儿也不用在意，真的！”

云初末没好气地斜了她一眼，将碗搁在桌子上，伸手拿过一个包子，刚吃了几口，又觉得某道视线在注视着自己。他叹了口气，索性把包子放下，拿出手帕细致地擦了擦手指，又顺势掀了掀衣摆，摆出“我要和你谈谈”的姿势，看向云皎问道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嗯？”云皎再次回过神来，对上云初末的目光，很无辜地道，“没有啊，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。”

“云皎！”云初末的神色凛然，连语气都威严了不少。

云皎立即心虚地低下了头，差点儿伸出小手抱脑袋，低声嗫嚅着：“我我……我是想问你……这个包子好不好吃！”吞吞吐吐地扔下这么一句，云皎轻轻嘘了一口气，抬头看向云初末，露出了天真可爱的笑脸，但见对方一动不动地看着她，显然不相信她的话。

她也默默地看着云初末，水灵灵的大眼睛眨啊眨的，与云初末对视了良久，终于还是败下阵来，很是苦恼地撑着头，微微嘟着嘴道：“好吧好吧，其实

我是想问你关于那位姐姐的事情。”

云初末叹了口气，伸手在她的头上敲了一记，没好气道：“你拐弯抹角这么半天，就是为了这个？”

云皎的眼眸清澈，笑得很讨人喜欢：“人家比较委婉嘛！”

云初末注视着她，脸上憋着笑意，凉凉地道：“是吗？”

云皎很不服气地嘟着嘴，嘀咕道：“而且就算我问了，你也不一定会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还要问！”

云初末跷着二郎腿，气定神闲又痞气十足，不咸不淡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啊——”云皎傻傻回过神，对上云初末清冷的目光，连忙道，“我说云初末你温柔可爱又可亲，修为又高，待人也很好……”

云初末不可忍受地闭了闭眼睛，拎着衣摆站起来要走，云皎眼疾手快地拉住他的衣袖，抬头看着他，迟疑了一会儿：“昨晚那个姐姐……是灵吧？”

云初末闻言，缓缓坐了下来，将折扇拿在手里把玩。虽然现在已是初冬，早就用不到扇子，但关键时刻拿在手里，还能当作打击某人的“武器”，省事又省力。他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，算是默认了这件事。

云皎绞尽脑汁想了一会儿，试探地问道：“那个姐姐，真的是你的姐姐？”

云初末淡淡瞥了她一眼，完全不知道她想说什么，面无表情地思索了一会儿，才不冷不热地回答道：“算是吧。”

云皎听此，赶紧挪了挪，在他的旁边坐下来，伸手拉住他的衣袖：“什么叫算是吧，难道还有可能不是？”

云初末斜睨了她一眼，甚是嫌弃地拿着扇子把她的手敲下去，他向旁边挪了一个位子，与云皎划清界限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我们是在一个地方创生的，她比我早，自然算是我的姐姐。”

云皎顿时双眼放光，既然那个女子是灵，而且是云初末的姐姐，也就是说，云初末的原身也是灵，可是同时她又很疑惑，既然她能看出阴婉嫕的原身，为什么就不能看出云初末的呢？她讨好般地看向云初末：“那你的原身是什

么？也是灵吗？”

云初末打量了她一会儿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，他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，语气很恶劣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

云皎很生气，也很愤怒，不服气地指责道：“是你说只要我问就什么都告诉我的！”

云初末已经站起身来，吃饱喝足后十分舒坦地伸了伸懒腰，同时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这样说过。”

“你你你……”云皎气得想站起身来，又被对方拿着扇子给按了下去，云初末的折扇压住她的肩膀，微微倾着身体，对上云皎无辜的大眼睛：“从今天起，一天只准问三个问题，回不回答看我心情，不然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，用折扇挑着云皎的下巴，居高临下地望着她：“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。”

云皎立即识相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纯良无辜的大眼睛里满是幽怨和委屈，偏偏这副模样又显得十分可爱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再欺负一番。

云初末的唇角噙着笑意，果然伸手捏了捏云皎的脸颊，宠溺的语气里带着些许无可奈何：“笨蛋……”

他说完，便打着哈欠摇头晃脑地走了，留下云皎坐在石桌边，身形惨淡，背影凄凉，被他的最后一句话打击得体无完肤，她很不服气地哼了一声，安静地坐了一会儿，还是觉得很生气，又咬牙切齿地跺了跺脚。

早已走远的云初末，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眼，果然见到云皎气到跳脚的模样，清冷疏离的容颜里，顷刻绽放出温暖的笑容，像是三月里的阳光，温暖和煦，让天地都失去了颜色。

万物生灵，皆以精元为本，魂力固守三魂七魄注入血肉之躯，便成就了生命。然而在这世间，有一种东西是例外，他们没有精元，没有魂魄，仅是一缕思想和灵力组合的灵体，因此不具有正常的生命，无法经历生死，更无法堕入轮回，这种东西便是灵。

上古传闻，洪荒时期，天力浓郁异常，一草一木皆有可能修炼成仙魔妖邪。甚至有些死物，因为常年经受天力的滋养，不知不觉中有了感情和智慧，思想与灵力长期融合，就很有可能从中孕育出灵，不过这种灵只能寄宿在孕育它的物件中，倘若那个物件损坏或者毁灭了，它也会跟着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，甚至会永远消亡。阴婉嫫便是这样的灵，而云初末，也很可能是。

这些天，困扰云皎的总共有两个问题，且都迟迟得不到答案，竟让她有种茶饭不思、郁郁寡欢的消沉感。云初末的原身十有八九是灵，虽然他不说话，但她大致也能猜得出来。倒是另有一件事，若是不打探清楚，她晚上睡觉都不能安稳。

那日阴婉嫫说有个叫绯悠闲的女人正在追杀云初末，而且对方修为高强，很有可能会置云初末于死地，云初末当时并没有否认，想来这件事应该是真的了。

于是，云皎很郁闷又很疑惑，绯悠闲是谁？和云初末有着怎样的仇恨？她真的有可能杀死云初末吗？

她在房间里绞尽脑汁地想了好久，最终觉悟到自己就算想破脑袋也不会有任何进展，若要得到答案，还得从云初末那边下功夫。想到前两日门口大街上飞来几只野鸡，被她幸运地捉住一只；又想到几个时辰前，卖菜的大妈送给她一袋蘑菇。于是云皎很有效率地走到厨房，做了一锅鲜嫩肥美的野鸡炖蘑菇，屁颠屁颠地端去云初末的书房。

此时，云初末正在书房里看书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身上，皎白的衣服折射出的光芒，映得侧脸越发清俊白皙，犹若白玉雕琢一般。

云皎端着锅走进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房的木桌上，见云初末正斜靠在椅背上专心致志地看着书，于是蹑手蹑脚地从后面接近，打算吓他一下。

她走了几步，在距离云初末不远的地方，刚想抬手朝他扑上去，就听见云初末不咸不淡的声音：“做什么？”

他的视线没有离开书本，却轻易地揭穿了她的小心思，云皎显得有些失望，

闷闷地“哦”了一声：“我做了野鸡炖蘑菇，你要不要过来吃？”

云初末不甚在意地笑了笑，装模作样地又翻了页书，气定神闲地道：“如果某人可以端到我面前来，说不定我会勉强尝一尝。”

云皎恨得牙痒痒，没好气道：“让你这么勉强，真是不好意思哦。”

云初末调整了一下坐姿，眼眸望着她似乎在笑，煞有介事道：“自家人，不用客气。”

云皎细不可闻地哼了一声，转身往木桌边走去，给他盛了一碗，当真端到云初末的面前来，蹲下趴在他的腿上，看着云初末拿着汤勺轻搅，抿唇喝了一口，满怀期待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云初末点点头：“还不错。”他把碗搁在书案上，单手撑着下巴，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她，“说吧，这次又想问什么事情？”

云皎顿时心虚，连忙摆手道：“没有没有，就是看到你最近辛苦，所以特意炖来给你补身体的。”

云初末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脸上带着笑意轻飘飘地道：“没想到你这么有心。”

云皎顿时露出讨喜的笑容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无辜又可爱：“其实我不仅有心，还有很多优点，你以后会慢慢发现的。”

得寸进尺、蹬鼻子上脸的人最是可恶，而云皎更是这些人中的典型。云初末看着她沾沾自喜的小脸，忍不住打击：“我刚才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可以不用放在心上。”

云皎立即消沉下来，委屈地“哦”了一声，闷闷地道：“我刚才也是随便说说，你也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云初末很是受用地点点头，保持着单手支颐的姿势未变，十分淡定地道：“你若没有别的事，我要看书了。”

云皎蹲在他的身边，仰头看着他，眼珠一转趁机道：“云初末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”

云初末打了一个哈欠，言简意赅：“说。”

“你觉不觉得明月居的结界需要加固一下，万一有什么……特别的人闯进来，就不好了。”

云初末漫不经心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语气淡淡地道：“你觉得这个特别的人，会是谁呢？”

云皎手指抵着下巴，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：“比如你以前得罪了什么人，人家正在千里迢迢地赶来追杀之类的。”

她顿了顿，觉得刚才那句话说得有些不妥，听起来好像云初末很不受待见、很被动似的，于是话锋一转，斩钉截铁道：“自然，以你的品行和修为，是不会得罪什么人的，也不怕什么人来追杀。不过正所谓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像我们这种正派的人，是不屑于与那等小人纠缠恶斗的……”

她哇啦哇啦说一大堆，无非是想把云初末夸成天上有、地下无、英明神武、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而且大英雄是从来不会与那等小人计较的，然后她不仅可以劝说云初末把结界的力量加强，还能趁机问关于绯悠闲的事，过渡自然、衔接有序，丝毫看不出拍马屁和套话的嫌疑。

云初末注视着她，良久才道：“其实，你是想来问绯悠闲的事吧？”

云皎的目的被猜中了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脸皮，露出最纯良无辜的表情：“有吗？如果你那么想说的话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”

云初末的唇角带笑，难得很好脾气地配合她：“你说得没错，我真的特别想告诉你。”

云皎的手肘搁在他的腿上，单手撑着下巴，满怀期待地道：“那你姑且说说看，我在这儿听着呢！”

云初末顿时笑了，忍不住伸手捏了捏她的鼻子，没好气道：“你啊，就知道口是心非。到底要到什么时候，才能将你这好拍马屁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毛病改改？”

云皎连忙摇头：“没有没有，刚才那些绝对是我的肺腑之言！云初末，